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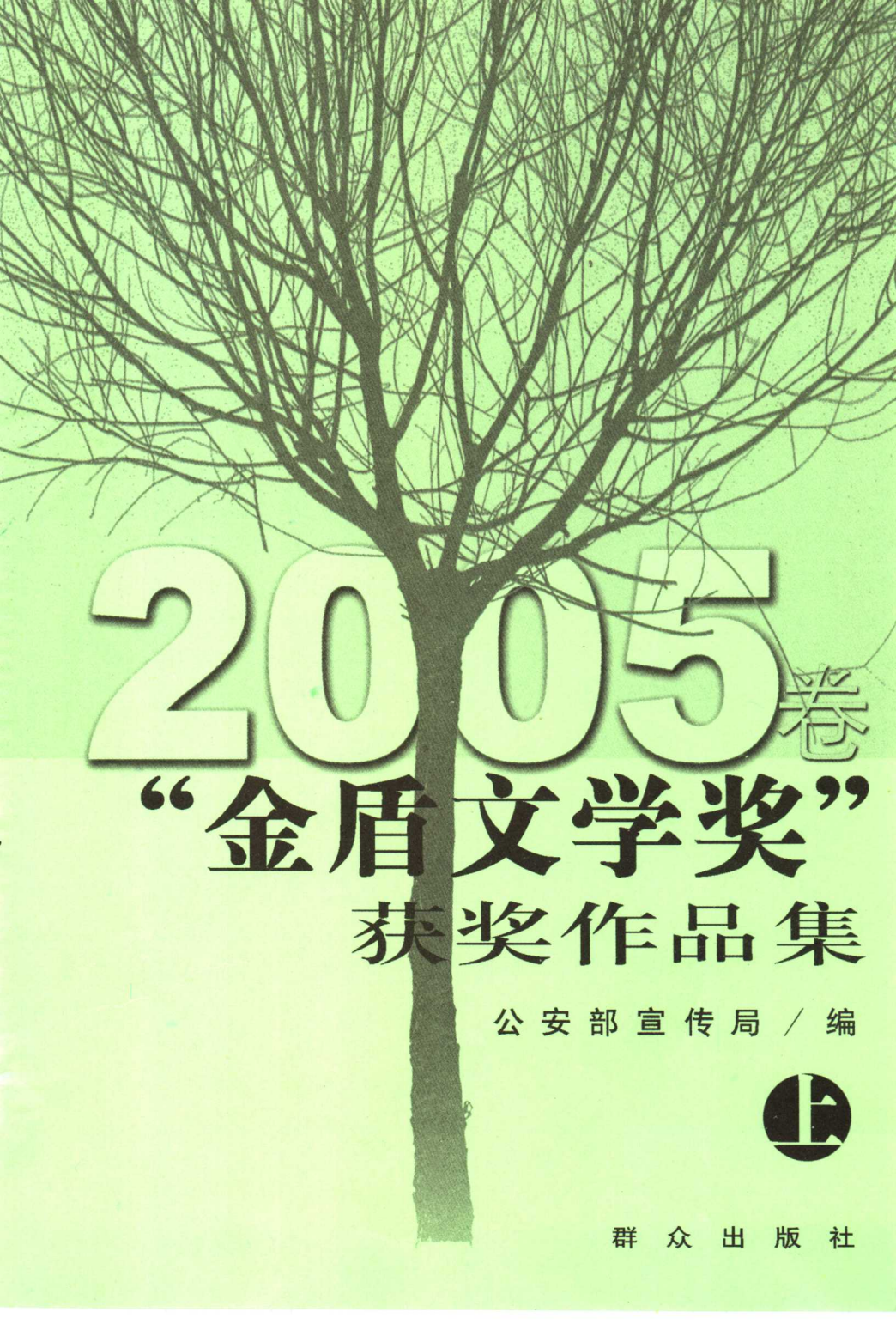
2005卷

“金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集

公安部宣传局 / 编

上

群众出版社



2005卷

“金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集

公安部宣传局 / 编



群众出版社

目 录

一 等 奖

小 说

- 深牢大狱（存目） 海岩
战士刀子 刘广雄 / 3
紫砂壶 聂鑫森 / 15

报告文学

- 在底层 衣向东 冉炜君 / 31
最后一案（存目） 水运宪
天下英雄（存目） 牛伯成

二 等 奖

小 说

- 绝境（存目） 朱维坚

欲望天堂 (存目)	李辉
战友	石钟山 / 167
摸摸你的脸有多黑	孙春平 / 185
被告 (存目)	迟兰波
从此直到永远 (存目)	卿晓晴

报告文学

万里洗冤路 (存目)	高耀峰
延安第一特务案	郝在今 / 215
平安卫士 (存目)	张茂龙
马加爵的孤独之旅	施晓焰 杨树华 马丽娜 / 261
俯仰之间三级跳 (存目)	阿成
魂归何处	芳涵 / 279

三 等 奖

小 说

诛心之问	彭祖贻 / 291
当局者迷 (存目)	冯华
为男人摆渡	徐岩 / 313
十冬腊月 (存目)	马青山
李健伟短篇小说六题	李健伟 / 328
夜间服务	曹怀新 / 353
纪委在行动 (存目)	易卓奇
守口如瓶 (存目)	韩青辰
黑白盐 (存目)	刘兆华

报告文学

中国大缉枪 (存目)	杨佳富
神警传奇	东方明 / 413
云卷云舒 俯仰蓝天	张兴翠 / 694
有爱的生命永远灿烂	李动 / 741
西安交警和三友	郭群 / 761
林奕兴 (存目)	陈修飞 欧平
冷血末路	李秀成 / 771
追踪“变态杀手”	张运雁 / 810
西部警察的缉毒札记	颜宗国 / 835



奖

小说

战士刀子

◎刘广雄

每一个当兵五年以上的老兵，都会若有若无地对军旅故事变得迟钝，尤其是像我这样，花了整整十年时间，从中尉到少校一直做军事记者的人，那些被嘴巴讲出来或者被笔写下来，让局外人心跳加速甚至血液沸腾的故事，在我这里，换来的往往只是会心的莞尔一笑。

而刀子的故事之所以引发我强烈的叙述欲望，原因在于，我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听到两个人分别向我陈述了刀子的故事，有趣的是，刀子的故事，在他们的陈述中竟然大相径庭。打个拙劣的比方，两个人记忆中的刀子，宛若一个树丫上开出的同一朵花，一个说它鲜红如血而另一个说它苍白如纸。

关键在于，向我讲述刀子故事的两个人，都是我最信得过的朋友，他们一个是庞海，另一个是马义，都是我的军校同学。

军校毕业，基层见习，红牌骄子，走过相同的一段风雨历程后，那年我进了军区机关报，成了一名中尉记者。庞海和马义，这两个我们那批毕业生中的优秀分子，作为率先提拔的典范，最先被安排到基层主官的位置上，他们双双被分配到西南边陲的一个边防连队，庞海当了连长，马义则是指导员。

为了使随之而来的叙述变得简洁，我们不妨把庞海和马义分

战士刀子

一等奖

别担任军政主官的那个边防连队称之为四连。

若干年后，他们都调进了军区机关，两个人长达三年的主官经历仿佛被时间开了个玩笑：连长庞海成了政治部的一名少校干事，指导员马义的身份则是司令部少校参谋。

鉴于刀子的故事都来源于这两个人的亲身经历，因此他们对刀子的故事都具有某种不可置疑的权威性，这恰恰是我难以甄别最后只得选择小说这样一种方式转述这个故事的原因。

刀子是一个兵，四连的一个兵。

本来我应该为刀子这个名词加上引号，因为刀子是一个兵的绰号。你们知道了，这个兵之所以被战友们叫做刀子，是因为他喜欢刀子。

刀子不是刀，在我们的语言惯性中，刀意味着某种大刀阔斧横刀立马的壮烈兵器。不过，你们错了，战友们之所以把他叫做刀子，是因为壮烈之类离我们阳光照耀和平的军旅生涯已遥远如星缥缈如梦——浮现在马义以及庞海的记忆中的那个兵，他热爱的仅仅是小刀。

小刀也不是匕首，匕首是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武器之一。而小刀，不过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件随手可及的工具。

这就是战友们把兵叫“刀子”而不是叫“匕首”的原因。还有一种可能，“刀子”是一个快乐的音节，而快乐的音节，对戍边生活而言，其意义非同小可。

这也是我没有为刀子这个快乐的音节加上引号的原因。在庞海和马义即将开始的陈述中，被叫做刀子的这个兵将不厌其烦地出现，为了省事，我忽略了引号，请大家原谅。

二

从一开始，关于刀子的回忆，连长庞海和指导员马义的陈述就充满了矛盾。

连长庞海说被叫做刀子的兵是炊事员，也就是通常被叫做“伙头军”的角色，而指导员马义则告诉我，刀子最初是饲养员——四连养羊，不养猪，理由是若干年前军区某首长视察西南边防时，谆谆告诫基层领导：发展农副业生产要因地制宜，因此开发西南边陲的地理人文，更适合养羊，于是团里就号召大家养羊，于是，刀子在马义的陈述中就成了——一名“羊倌”。

在关于刀子究竟是一名“羊倌”还是一名“伙头军”这件事情上，指导员马义似乎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因为他的陈述中出现了细节：

那是一个天空略显阴晦的秋日黄昏，四连饲养员刀子在西南边陲的群峰之间孤独地放牧着他的羊群。那天，省武警边防总队的总队长在视察他的防区时，友好地走访了解放军边防部队的营区。简短的汇报以及枪响靶落的军事表演之后，边防武警总队长提出到附近的山头上走走看看，这是一个计划外的提议。

在指导员马义的陈述中，正是这个总队长这个节外生枝的建议，使“羊倌”刀子意外地进入了马义的视野。

首长以及随行人员首先看到的当然是羊，毛色雪白的羊；接着他们就看到了那个后来被战友们叫做刀子的兵。刀子没有扎腰带但戴着帽子，军帽使他维持了战士最基本的尊严，首长们看到洁白如云朵的羊群中站立着一个共和国的士兵。

刀子从容不迫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用洪亮到群山回应的声音报告道：“报告首长，四连正在执行农副业生产任务。报告人，四连列兵××。”总队长严肃地还礼后指示：“继续生产！”

在随后举行的简单的晚宴上，武警部队的总队长不胜感慨地三次提到了战士刀子。他说，一个放羊的兵，在茫茫大山中，尚能如此军容严整严格要求严守纪律，尚能如此服从条令条例，从这个放羊的士兵身上，将军看到了我军永不泯灭的军魂。

在指导员马义的记忆中，刀子第二天就脱离了“羊倌”的行列，战士刀子被抽调到了四连特勤班。

在这里，指导员马义特意作了说明：西南边境形势复杂，部队除了正常的学习、训练、生产之外，还随时面临着毒品走私分子的枪口和刀尖，特勤班就是为了应付复杂的边境形势而成立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特勤班就是边防连队的特种部队。

马义这样讲，显然是为了给刀子的第一次战功作一个简单的铺垫。

三

连长庞海长得五大三粗，军校毕业时武装泅渡擒拿格斗投弹射击门门全优；指导员马义则唇红齿白，除了因为瘦小精干而在五公里越野这一课目上长年保持不败纪录之外，似乎没有更突出的军事特长。这是庞海被任命为连长而马义被任命为指导员最为直接的原因。

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一些变化，早在军校时代，连长庞海就公开宣称，信息化战争的出现已经无法逆转地宣告了武将时代的终结。因此四连连长庞海一到连队，就几乎垄断了连里唯一的一台电脑，积极主动地把自己从连长变成了一名计算机操作员。这种权力上的真空，使指导员马义负责起了整个连队的军事训练、政治教育以及农副业生产等全盘工作。特勤班就是指导员马义的杰作之一。

“羊倌”刀子被调入特勤班之后，除了喜欢摆弄刀子，并没有给指导员马义留下什么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这个地方，连长庞海和指导员马义的陈述出现了难能可贵的某种巧合，他们都记得战士刀子总在黄昏时分出现在营房外的小河边，在金黄色的夕阳中磨他的刀子，他不时撩起几朵水花，阳光照射到他手中的刀子上，反射出让人约略有些眩晕的寒光，

而此时，他的面容沉静如水。

对此，指导员马义不胜感慨，他认为刀子通过坚持磨刀这件事情体现了军人对兵器无限的热爱，正是这种热爱，使他屡立战功；而连长庞海却不这样认为，若干年后，他对我说：“那个兵，炊事员嘛，天天都要使刀子的，把刀子磨得锋利一些，在剔肉时他可以少费点劲儿。”

不管连长和指导员对战士刀子在黄昏的小河边磨刀作出什么样截然不同的评价，战士刀子怀揣着一把吹毛立断的尖刀至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是战士刀子立下战功必不可少的条件。

那是一次边境设伏作战。根据截获的情报以及上级的统一部署，连长庞海率特勤班战士，潜藏在边境我方一侧的长草之中。情报说数名境外敌特将偷渡入境。

设伏是成功的，在西南边陲连绵不绝的雨雾中浸泡了三十多个小时后，连长庞海和他的士兵们不费一枪一弹抓住了两名潜入我境的敌特。

连长庞海并没有否认战士刀子在战斗中发挥的作用，“是的，”他轻描淡写地说，“那个兵，他抓住了其中的一个人，战斗结束后，支部给他请了功，上级批准了，是三等功。”

然而在指导员马义的陈述中，战士刀子立功的过程完全可以用惊心动魄四个字来形容。“上级给我们下达的任务是活捉潜入国境的敌特，因为这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马义说，“连长庞海给设伏的战士下达了不许轻易开枪的命令，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庞海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马义一脸沉痛地对我说。

“庞海没有想到那两个家伙中有一个带着手榴弹……”在马义的陈述中，小分队经过长达三十多个小时的潜伏后已濒临绝望，因此目标出现时，庞海命令全军突击，手持自动步枪的士兵们纷纷从长草中站起，把乌黑的枪口对准了潜入国境的敌特，就

在这时，他们发现其中一个家伙掏出了一枚手榴弹。

连长庞海立即下令“卧倒——”这时候有一个战士没有卧倒而是勇敢地冲了上去，“快得像闪电！”

我们已经知道了，闪电般冲上去的这名战士，就是刀子。重要的是，他有一把从不离身的刀子。就在他“闪电般”冲上去的同时，他的刀子也“闪电般”地出手了。在指导员马义的陈述中，那名手持手榴弹的敌特甚至来不及拉开手榴弹的拉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仿佛一粒冷雨流进了敌特的脖子，紧接着敌特就注意到自己的颈动脉附近出现了一把雪亮的小刀。

那是一把比冰还冷的刀子，他知道只要自己动一动，那把刀子就会毫不迟疑地切断他的颈动脉。因此，当他听到握着刀子的人命令他“放下武器”时，他立即选择了服从命令。指导员马义陈述至此时，他的眼中闪现着刀子一样锋利的光芒：“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样的画面……”

当然，连长庞海的说法与此完全不同，在庞海的陈述中，他从来没有下达过不许轻易开枪的命令：“在国境线附近设伏，不能轻易开枪，以免子弹误入对方国境，对每个边防战士来说，这都是常识，根本用不着我来下命令。”

其次，关于战士刀子把刀子架到敌特的脖子上这件事，连长庞海说：“太简单啦，那名战士的潜伏位置刚好在那个家伙的身后，他只要站起来，就可以一把勒住敌人的脖子。于是他就这样做了，因为这个炊事员身上总带着一把刀子，所以他顺便就把刀架到了敌人的脖子上。哦，对了，因为他是炊事员，所以他没有武器。”

我知道，连长庞海所说的武器，是指枪，自动步枪或者手枪，也就是说，除了一把孤独的刀子，我们的战士刀子没有武器。

四

由“国境线上不许轻易开枪”这一规定，引出了与战士刀子有关的第二次战功。关于战士刀子的第二次战功，指导员马义的陈述似乎更具权威性，因为那次边境巡逻恰恰是指导员马义指挥的。

对四连来说，这样的巡逻是一个边防连队必不可少的日常任务之一。这样的任务，垄断了连部唯一的电脑、忙于开发名为“边境地区情报信息电子网络”的连长庞海显然毫无兴趣，指导员马义作为执行巡逻任务的最高指挥员，早在特勤班战士的预料之中。当然，对战士刀子出现在巡逻分队里的原因，连长庞海的解释仍然是：“他是炊事员嘛，巡逻也好，设伏也好，人总是要吃饭的。”

后来发生的事情是，马义率领的巡逻分队行进在国境线我方一侧的小道上，遭遇到那个神色惊慌的行路人时，战士们在马义的指挥下，一部分士兵就地散开进入警戒位置，而三名士兵走上前去准备对这名路人进行盘查。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嫌疑人突然掏出一支手枪，乌黑的枪口指向了正面朝他走近的战士。

战士们没有轻易开枪——当时的情况是，嫌疑人背对国境线不足七米，一旦开枪，子弹会毫无疑问地飞入境外。

你们已经知道了，这时候，战士刀子的刀子再一次闪电般地出手了。在马义的陈述中，刀子这次至关重要的出手简直就是“小李飞刀”。

“没有一个人看到他是怎么出手的，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手枪从毒贩的手里掉了下来，他的手腕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把小刀。过了很长时间，一滴血才缓缓地从小贩的手腕上滴了下来，嗒的一声，落到草尖上……”说到这里，指导员马义的目光里闪

现着混合了感动和激情的温暖光泽。“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况，那样的画面……”

巡逻小分队随即从嫌疑人身上查获毒品若干。事实一目了然，这是一名从境外采购了毒品，准备偷越国境到内地贩卖的毒贩，在购买毒品的同时，他还买了手枪和子弹。

战士刀子为此再次荣立三等功。

事实上，关于战士刀子的第二次战功，连长庞海与指导员马义的陈述仅有一字之差，那就是，在连长庞海的陈述中，战士刀子的刀子不是“扎”中了毒贩持枪的手腕，而是“砸”到了毒贩身上，毒贩吓坏了，他很可能认为射向他的不是一把刀子，而是一颗愤怒的子弹，他吓得扔掉了手枪，束手就擒。

但不管是连长还是指导员，对一名普通战士，在简短的服役期内，难能可贵地连续两次荣立战功，他们都表达了不同程度的尊重。

五

现在我们所要谈论的，将是刀子的归宿了。

关于刀子的归宿，连长庞海和指导员马义的陈述从这里开始出现明显的分歧。

战士刀子要退伍了。脱下军装离开部队，对大多数军人而言，这都是必然的归宿，很小的差异仅仅是时间的差异。

战士刀子将以上等兵军衔离开四连，对此，连长庞海和指导员马义的陈述如出一辙，然而，关于战士刀子那把屡立战功的刀子……

指导员马义告诉我，那把屡立战功的刀子永远地留在了光荣的四连。事情是这样的：在一个阴晦的日子里，凌晨四点，即将踏上退伍返乡班车的战士们迅速地集合起来，为了确保退伍战士们不把武器弹药等“违禁物品”带离部队流入地方，最后一次

“点验”开始了。退伍兵们的行囊都被打开，军官和班长们开始逐一清点退伍战士们准备带离部队的物品，这样他们很快便从战士刀子的背包里发现了那把著名的刀子。

在指导员马义的陈述中，那时太阳尚未升起，东方的天空宛如一张被缓缓掀动的书页，只在群山与天空的交界处透出一线若有若无的鱼肚白。

面对军官们从背包里查获的刀子，退伍兵刀子经过三分钟痛苦的思索后作出了弥足珍贵的选择。他蹲下身子，像一个细心的母亲一般从行囊中取出了那把刀子，他仔细抚摸着刀身时的神态，宛如古代那些名满天下的刀客。最后他用双手捧着那把刀子站了起来，走到了在场的最高军官面前，当他将刀子朝军官递过去的时候，刀身上闪烁着某种异样的光芒，这样的光芒使得军官对要不要接过这把刀子产生短暂的踌躇。

横过垭口的风吹动红旗，红旗被风抽打得发出猎猎的脆响。在军官决定接过刀子之后，退伍兵刀子用极为干练的军人姿态后退了一步，他举起右手，迅速接近已经摘去了军徽的帽檐，与其说是面对军官，不如说是面对他的刀子，敬了最后一个标准的军礼。

就这样，在指导员马义的陈述中，那把屡立战功的刀子永远地留在了光荣的四连。“如果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那把刀子应该还留在四连的荣誉室里，你有机会到四连去采访，你会看到那把光荣的刀子。”指导员马义说到这里，垂下了他的头颅。

然而在连长庞海的陈述中，刀子的结局却出现了另外的变化：当军官们从退伍兵刀子的行李中发现了那把立下战功的刀子之后，因为每一个人都清楚刀子与战士血脉相连的情谊，他们选择了默许。也就是说，战士刀子带着他从不离身的刀子离开了部队。

在退伍兵们登上返乡的列车时，战士刀子的刀子引起了麻烦。用于安检的高科技设备轻而易举地从退伍兵刀子的行李中发

现了那把刀子，属于管制刀具的刀子当然不允许被带上列车，安检人员理所当然地要求没收退伍兵刀子的刀子。为此，退伍兵刀子与安检人员发生了争执，然而无论退伍兵刀子怎样为那把屡立战功的刀子进行辩解，最终铁面无私的铁路警察还是没收了刀子的刀子。

在连长庞海的陈述中，失去了刀子的退伍兵刀子流着眼泪登上了返乡的列车，因为那样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流泪，他们既包括退伍的战士，也包括前来送行的战友，大量的泪水使人们轻易地忽略了退伍兵刀子孤独的哭泣。

六

我已经说完了作为工具的刀子的归宿，最后，我们要讨论作为人的刀子离开部队回到家乡的城市之后的下落了。

让我感到微微有些奇怪的是，尽管在所有的陈述中，连长庞海对这个被战友们叫做刀子的战士表现出足够的淡然，但他仍然说出了战士刀子离开部队后的下落。这让我相信，连长庞海和指导员马义一样，他们始终关注着战士刀子的命运，也许仅仅是因为他们个人之间的分歧，他们对战士刀子的陈述才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差异。

在连长庞海遥远的记忆中，战士刀子回到故乡的城市之后，对刀子的热爱依然我行我素，尽管城市里不可能有一条黄昏的小河，以便退伍兵刀子可以坐在河边不厌其烦地磨快他的刀子，但这并不妨碍他从隐密的商贩手中买到了一把称心如意的刀子。从此，退伍兵刀子刀不离身，甚至在他乘坐城市的公共汽车时，那把雪亮的刀子仍然掖在他的后腰里。

那是“严打”时分，我们的警察同志登上一辆辆公共汽车，对一个个形迹可疑的年轻男性进行盘问。退伍兵刀子可疑的神色引起了警察的怀疑，警察从他的后腰上搜出了管制刀具，无论我